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1
25

門 卷 12

春秋臣傳卷第七

僖公

晉子犯 名狐偃

子犯名偃狐突之子也文公之舅又曰舅犯爲晉卿初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鉏重耳告舅犯對曰不可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以導民今不哀喪而乘國難因亂以入不哀喪是必樂喪樂喪則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則必怠德何以導民重耳出見使者辭

通志堂

焉秦穆公乃使公子縶弔曰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
失國常於喪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對曰不可父
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其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穆公
乃先置公子夷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
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
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先王安安而能遷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過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奚
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
其舅也而慧以有謀趙衰風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
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

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
禮必有艾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過楚楚子玉請
殺之戒王請止偃王曰不可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
伯召公子於楚二十四年秦伯納文公及河子犯以
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
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投其璧于河二月辛丑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
寅公子入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偃言於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
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焉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以
師迎王王入于王城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

是始啓南陽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侵曹又伐衛楚救曹衛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亡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大敗楚師

晉趙成子

趙成子名衰字子餘晉卿也耿大夫之弟也初從公子重耳如秦子餘曰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云云秦伯享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中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公賦采菽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猶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

實庇蔭膏澤之使能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矣退一舍而原降使襄爲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二十七年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命衰爲上卿辭曰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又齒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又使

衰爲下卿辭曰樂枝正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郤穀卒先軫代之狐毛卒復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遜社稷之衛也廢遜是廢德也

晉臣季 名胥臣

晉曰季晉大夫胥臣也亦曰司空季子文公之奔曰季從焉適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爲己姓青陽方雷氏

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如是故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畏黷黷則生怨故娶妻避其同姓今予與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恐聞則多矣對曰然多聞以待能者不

愈也文公問於晉臣曰吾欲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讙葴不可使俾僥不可使俾戚施不可使視矇瞽不可使與侏儒不可使援矇瞽不可使謀貿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慈惠二蔡荊于太姒比于兄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僖寧百神而和柔萬民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鏄讙蔟蒙璆侏儒扶

盧矇瞍修聲聾瞶司火童昏罷瘖僬僥官師之所不
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三十三
年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冀
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
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
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
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
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
缺為卿復與之冀文公五年胥臣卒

晉韓簡

韓簡晉大夫也韓萬之孫曲沃桓叔生萬萬受韓為
大夫故曰韓氏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
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
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
勿從何益

晉先軫

先軫晉卿也邑于原又曰原軫秦師襲鄭軫曰秦違
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
敵患生違天不祥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
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

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使歸就戮于秦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不及狄伐晉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晉魏犨武子

魏犨晉大夫也是爲魏武子祖曰畢萬公子重耳之奔狄武子從焉晉文公及曹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乎臣聞之禮賓於窮禮

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不聽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二十八年二月晉侯圍曹三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遂焚僖負羈氏晉侯怒欲殺犨而愛其材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秋七月

振旅愷以入殺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讎子顆事晉景公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次輔氏獲杜回杜回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蹶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以是報顆之子頡是曰令狐文子景公使爲卿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獲杜回其勳銘於景鍾至於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

晉呂甥

呂甥姓瑕名飴甥字子金食采於陰秦之獲晉惠公將許之平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

晉介之推

介之推晉隱士也初從文公出亡文公入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至之推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之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以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之推田號曰介山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時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臣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使我不及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又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贊曰從亡之士若狐趙之忠烈臼季之舉賢可謂善始善終者矣子犯濟河而投璧猶有要君之意焉此介推所以羞與爲比也成子家國皆讓宜其興也先軫勇而有謀殆詩所謂赳赳武夫者也

春秋臣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八

僖公

晉郤成子

郤成子名缺晉卿也父芮誅缺耕于冀胥臣舉之以爲下軍大夫晉侯敗狄于箕缺獲白狄子公以一命命缺爲卿復與之冀宣十一年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初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文十四年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納接菑于邾婁人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曰接菑

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若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
大子以大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
雖然貜且也長缺曰非吾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宣八年晉胥克有
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趙朔佐下軍文七年
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
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
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九功之德皆可歌
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
子乎

衛甯武子

甯武子名俞衛卿也踐土之盟衛侯出奔元咺奉叔
武入守及晉人復衛侯武子與國人盟于宛濮曰天
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
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
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
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初晉文公使醫衍酖衛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穀王許之
乃釋衛侯三十一年冬秋伐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

年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闖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文公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絛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子桑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欲殺之子桑曰不可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遂歸晉侯是歲晉又饑秦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舉善者穆公之用百里孟明子桑之舉也君子謂之

秦孟明

百里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秦違蹇叔之言發師襲鄭晉人與姜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獲百里孟明以歸文嬴爲之請於晉侯晉侯舍之及還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之言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爲政文公二年春孟明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謂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爲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伯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楚成得臣　字子玉

成得臣字子玉楚令尹若敖之後也事成王晉公子

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則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啓之誰能廢之違天者必有大咎楚子圍宋明年春晉侯伐衛楚人又救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請戰從晉師晉師退三

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復使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

魯公子遂

公子遂字襄仲慶父之子也曰東門氏文二年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十六年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懿公故盟于鄑丘明年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

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宣元年書公子遂如齊逆女稱
族尊君命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舍族尊夫人
也八年六月如齊至黃乃復辛巳卒于垂是日有事
于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賛曰胥臣之舉郤缺郤缺之廢胥克庶乎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善者也終之胥臣畜怨禍延三郤故知
喜怒以類者鮮矣管仲奪伯氏得不爲賢哉甯武子
之守義執禮何其愚不可及也子玉子反之喪師固
君此孔子所謂其知也至衛侯之出而能屈身以全
有餘責然孟明荀伯之敗而秦晉宥之子玉子反之
敗而楚殺之此霸之所以分也郤穀之敗以君勤遠

略而將各有心非專二子之罪也然非子桑貞子之
言亦無以收後效古之進賢受上賞不亦宜乎楚無
三臣之言而加以子反子重之責祇足以速其死楚
眞蠻夷哉

春秋臣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九

僖公

魯展禽 柳下惠

展禽名獲展無駭之後也食采于柳下謚曰惠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臧文仲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乃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祭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

祀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矣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筮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孟子所謂聖之和是也

周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也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卒敗于殽宣公三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

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周公閱者周冢宰也
與滿同時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饗有昌歜白
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
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羹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
以堪之文公十四年閱與王孫蘇爭政訟于晉王叛
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晉趙宣子平
王室而復之

晉荀林父

荀林父字伯晉卿也是爲中行桓子二十八年始將
中行故以爲氏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

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請命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六月晉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晉師在敖鄗
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
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
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御車入垂折而復晉逐之左右角之楚人左
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趙旃怒失楚之致師者遂請
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旃棄車而走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歸桓子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十四年夏晉師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先是赤狄伐晉及清十五年六月林父賂赤狄滅潞以潞子嬰兒歸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子庚嗣是曰宣子

晉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也爲太傅三十三年晉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楚子紓之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戍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

也言貌之機也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吾懼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是以去之

魯公孫敖

公孫敖魯卿也是爲穆伯父曰慶父字共仲桓公庶長也故曰孟孫氏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文八年冬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十四年卒初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穀也是爲孟文子文公欲弛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

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所命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贊曰柳下惠之聖非孟子不能知而仲尼所以深責臧文仲者以文仲之知足以知其賢也若衆人則固不足責矣王孫滿機虛發於奸齒從容片言杜問鼎

之謀賢矣哉冢宰職謹四海而周公閱爭權嚚訟下取決於諸侯之卿周室其卑矣處父以下干上亦足以殺其軀也

春秋臣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

文公

晉范武子士會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蒧之孫士蒧生成伯成伯生武缺武缺生士會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爲氏及食邑於隨故名字謚著隨後受范更曰范氏文公七年趙宣子背先蔑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爲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文十二年河曲之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

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
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吏駢之
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三年趙宣子曰隨
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
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
以誘士會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
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
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
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
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

歸其孥其處者爲劉氏靈公之殺宰夫也趙盾士季
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
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
若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卒
不改宣三年晉成公伐鄭及鄶鄭及晉平會入盟十
二年楚圍鄭晉人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桓子
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
不易不可敵也楚軍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

君無怨讀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蒍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晟子曰不可晉師終敗于邲十六年春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十七年武子請老郤獻子為政宋之盟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

爲盟主也子燮魴燮有傳魴是爲聶季悼公以爲卿
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
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
之德其可忘乎故以聶季平其宗初叔向告趙文子
曰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
而進不可而退孔子亦謂子貢曰其事君也不敢愛
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諫則進
而用之不諫則行而退蓋武子之行也

晉韓獻子

韓獻子名厥晉卿也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趙宣子
言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乘車干
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
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
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吾
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
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
長晉國者非汝而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賀我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成公六年晉
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
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
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有汾澮
溺重腫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

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悅從之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欒書中行偃之執厲公也召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攻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十八年悼公即位冬楚伐宋華元告急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救宋楚子遂還襄公七年十月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

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獻子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獻子雖老晉之大政從咨焉立趙文子厥之力也無忌卒子襄嗣為公族大夫

魯季文子

季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也季友之孫是為季孫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文子告于晉齊懿公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

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爵也先君

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

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
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
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
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
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告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
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
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

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
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
堯崩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
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
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成公二年行父帥師敗齊師于
鞌齊人歸我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景公見公不敬
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六年二月文
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
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齊侯敗于鞏而歸弔死
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
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八年春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饑之私
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
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
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
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十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
偶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
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鄢陵之戰公出于壞
隤晉侯不見公將執公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
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
身而執臣之君吾懼聽失之爲宗廟羞也九月晉人
執文子于苕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曰
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
乃許魯平赦季孫襄五年十二月卒大夫入斂公在
位宰庀家器爲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子宿嗣有傳

晉解揚

解揚晉大夫也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莊王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祖叔牙是曰僖叔桓公之子叔牙賜酖死季友立其後為叔孫氏也元年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得臣如周拜公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假樂十一年鄫瞞伐我冬十月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長狄兄弟三人洟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鄫瞞長狄之種防風氏之後宣五年卒子僑如嗣有傳

晉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佗狐偃之子也食於賈亦曰賈季文公之出賈佗從焉文公以長事之爲太師文六年初晉侯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乃使盾將中軍以射姑佐之賈

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乃使殺陽處父遂奔狄趙盾使吏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吏駢吏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吏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捍之送致諸境文七年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鄫舒且讓之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晉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是曰趙宣子文公六年爲中軍於是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傳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十四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郢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云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云敗秦師于令狐宣二年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與士季見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諫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七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士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宮中甲鼓而起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

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九月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宋華元

華元宋卿也太宰華督之曾孫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元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祥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元爲植城者謳曰睪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成二年八月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鄭公子歸生

公子歸生字子家鄭大夫也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于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了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贊曰春秋之臣若范武子之德吾無間然矣其事上也忠其慮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遇明主其功烈豈止如是而已哉韓獻子之忠正亦亞也忠故不徇私正故不能陷以非義是所以善始善終為國之老而咨正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私積可謂賢矣解揚受命不為利回不為威屈古之[redacted]使也名以制義也晉侯克敵而名其子曰仇曰成師叔孫獲敵而名其子曰僑曰虺亦足以兆亂也共仲之亂季

友出疆而歸討賊春秋美之趙盾往而不反反而不
為正卿則已矣身為正卿反不討賊又從而任使之
趙穿之事盾不無憾焉不然胡為莫敢誰何也春秋
別嫌疑正名分豈以隱昧而加人以惡者哉蓋原情
得之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宣公

魯孟獻子

孟獻子孟文伯之子仲孫蔑也為魯卿九年春天王
使來徵聘夏蔑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楚子圍
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
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
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明年會楚于宋襄三年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
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七

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宜其不從也十五年宋向戌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不從也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獻子之室尤之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獻子善觀人郤錡來聘將事不敬知其必亡鄭子耳一歲三用師知其必有災既而悉如其言子它是爲子服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

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未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食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楚孫叔敖

孫叔敖楚令尹蔿艾獵也父曰蔿賈叔敖兒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人聞之皆喻其仁也虞丘子薦之以自代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

之虞丘子喜入言於王曰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公平未治而人信之十一年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十二年楚子圍鄭既及鄭平晉人救鄭楚子北師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尹南轅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魏錡趙旃怒楚師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楚人望其塵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敗叔敖爲令尹施教道民上下和合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敖言於王曰前日更幣令市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楚俗好庳車王以爲不便馬欲下令更之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教閭里盡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時有優孟者教知其賢善待之病且死

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國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後十世不絕

楚申叔時

申叔時楚之申大夫也夏徵舒之母曰夏姬陳靈公通之徵舒弒靈公十一年冬楚子伐之因縣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夏徵舒之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不亦甚乎諸侯之從也以蹊者信有罪矣奪之牛者不亦甚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楚子圍宋不克將去之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請成楚共王將北師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

禮之二欲免得乎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楚子救之過
申子反入見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庞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
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
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
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
見子矣果敗于鄢陵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

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
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鄭子良 去疾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爲鄭卿初文公有賤
妾曰燕姞夢天與己蘭曰予爲伯儵予而祖也以是
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
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
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命之曰蘭石葵曰吾聞姬姞耦
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
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孔
仁子羽不爲卿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印子豐子游

是爲七穆靈公卒鄭人欲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十年楚伐鄭晉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伐卒子子耳嗣襄十年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十月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殺子駟子國子耳

衛孫良夫　甯子

孫良夫衛卿也是爲孫桓子成二年衛侵齊衛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上下當其下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當其上大夫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

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楚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之弟也爲左令尹成二年晉伐齊楚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師于蜀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嬰齊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壑其是之謂乎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楚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司馬也楚子之圍宋也華元夜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聞之也圍者相救如解倒懸今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

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子反告於莊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乃許之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

曰天敗楚也乃宵遁王使謂子反曰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贊曰孟獻子忠足以事君辭足以應敵智足以慮事從容蹈禮終始無闕孟子稱其有友五人信矣三桓之後孟氏多賢豈非習獻子之禮邪申叔時一言而復陳國仁人之言哉然莊王亦賢矣子反知謀之而不能用宜其取敗若申叔者所謂古之謀人也子良辭千乘之國不人二而已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子重子反以負効尤而滅其族豈怒以沮亂者乎適足召讎敵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二

宣公二

周單襄公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也八年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襄公見而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

陰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所以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
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
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禦
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奥草有優無匱
有逸無罷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民罷於逸
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
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今陳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是犯先王之
令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李以
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

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
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餼廩人獻饔司
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以小
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
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承
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十年陳侯殺於
夏氏楚子入陳成公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
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
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
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

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乎士莊伯不能對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見單襄公與之語且曰晉國之克也爲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以吾觀之不可久也明年郤至果死難十七年栒陵之盟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魯成公

見襄公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小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後惡如其言卒子頃公嗣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聲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

慈也讓文之才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王質文
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
國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卒子
靖公嗣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
公享之儉而敬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曰異哉昊天
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
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
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
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
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

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
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
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
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
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
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祚
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必當之矣襄王十年
靖公爲王卿士以相王室曾孫穆公有傳

周劉康公荀伯

劉康公周定王之季子也食菜于劉宣公十年康公
來報聘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康公曰不

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鄏田王命康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賑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于瑕劉氏世爲王卿士其後獻公文公

晉士貞子

士貞子名渥濁字伯晉大夫也郤之役晉師歸中行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問於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已乎祭之明日而亡成六年

鄫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貞伯曰鄫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悼公即位士伯爲太傅子弱嗣

晉郤克

郤克字伯郤缺之子也爲晉卿是爲郤獻子宣十七年春景公使克徵會于齊季孫行父秃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跛者眇者僂者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歸請伐齊范武子將老聞之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予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將中軍遂伐齊師陳于鞌齊師敗績晉師歸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楚潘黨

潘黨字叔黨楚大夫潘砠之子也邲之戰晉敗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于時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于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逆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鄢陵之役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楚屈巫

屈巫字子靈楚申邑大夫也是曰申公巫臣成八年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苕子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宣十二年莊公伐蕭蕭潰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乎子反乃止巫臣遂娶夏姬以奔晉子反怨之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子重子

反書曰令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予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晉欒書

欒書晉卿也字伯是曰欒武子父曰盾成六年楚伐鄭書救之晉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或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爲大政將

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
從之不亦可乎從之果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
矣九年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年復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
乃歸鄭伯
贊曰單襄公知識明悟將之以文有王臣之體焉
才不見於用而世有賢德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單氏之謂乎士貞子明荀伯之賢身受其貨
德薦賢之有後也明矣郤克不忍一笑之

國之師遷怒之爲患如此三郤滅宗未必非陰禍也
甚哉巫臣之罔也諫納夏姬若正也反將以濟其邪
自知其非而躬蹈覆轍其罔乃所以自罔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三

宣公三

晉知武子

知武子晉卿也名罃字子羽荀首之子邲之戰楚獲罃而囚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以求罃楚人許之王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任受德無

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克云云宋公饗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晉伯宗

伯宗晉大夫也事景公厲公宣十四年楚子圍宋

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大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晉侯將伐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

秋矣晉侯從之遂滅潞殺酆舒成公五年梁山崩以
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
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
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
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
續乎攘善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
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
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
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

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
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懋庇州犁焉得畢陽十五年
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陽送伯州犁于楚韓獻子曰
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
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子州犁有傳

魯臧宣叔

臧宣叔臧孫許也文仲之子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
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
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
斲執鍼織絍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楚伯州犂

伯州犂晉大夫伯宗之子也成十五年奔楚爲太宰

襄二十六年楚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州犂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爲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明年向戌請弭兵楚人衷甲州犂曰合諸侯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

利而已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昭元年公子圍弑王殺州犂于郟

楚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叔也善射鄢陵之戰潘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襄

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
民無覩心昭公十四年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於是殺子旗而滅養氏之族

晉趙同

趙同趙盾異母弟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
子邑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及成公即位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
括爲公族大夫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晉侯
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註
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

以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
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
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
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

贊曰知武子資善而行聞義而服充此可以優天下
而況晉國乎伯宗可謂邦之司直矣然處於昏君亂
卿之間而以能尚人非保身之道也臧宣叔不敢以
無功受名是能世其家也伯州犁智而不知正養叔
藝而不尚德藝勝則下智勝則殺身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成公一

晉范文子

范文子名燮范武子之子也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辜之戰士燮佐上軍代荀庚帥以功受三命之服晉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役文子

不欲戰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内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内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范匄趨進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十七年卒子匄

嗣

晉郤至

郤至字季子晉大夫也郤克之族子是為郤昭子食於溫又曰溫季成十二年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焉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武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曰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

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十七年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乃告公先去三郤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而多怨將安用之壬午長魚矯殺郤至尸之於

楚鍾儀

鍾儀楚郢大夫也楚伐鄭鄭囚鍾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之四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脩好

齊鮑國

鮑國齊卿叔牙之後是曰鮑文子兄曰牽是曰鮑莊

子夫人孟子怒牽公刖之仲尼曰魯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文子諫乃執陽虎文子時年九十餘

齊國佐

國佐賓媚人也爲齊卿是爲國武子鞌之戰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唯是先君之敝邑蕞爾國也下土瘠墝譬諸草木琴瑟之有張弛也間田以共百事先王以是伯諸侯今吾子疆理諸侯盡東其畝以爲魯賦其無乃不可乎且合諸侯以利而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晉人許之十八年慶氏之亂國佐以穀叛齊侯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叔孫僑如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是曰宣伯得臣之獲長狄僑如也因以名之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僑如通於穆姜奔齊聲孟子又奔衛

衛孫林父

孫林父孫文子也父曰良夫襄七年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二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公戒文子及甯惠子食皆服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文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之盟于丘宮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三旦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二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初甯殖孫林父出獻公及甯
喜將納之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
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吳公子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
多君子未有患也孔子在衛往來主伯玉家孔子亦
嚴事之與周老子齊晏平仲鄭子產皆嘗稱之曰外
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
人以善自終此蓋蘧伯玉之行也夫
贊曰范文子釋楚以爲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
人不畏多難畏無難矧厲公之驕虐罪鄢陵之勝燮
歸而祈死有先見之明焉其視欒書直以爲糞上矣
武子之德不泯哉郤至佹輕勇雖暗於防患至哉

焉之間有可觀者焉不幸構於欒書死非其罪猶不
忘恭哀哉欒書緝緝以覆郤宗至盈亦不免天理明
矣鍾儀幽而見其操君子哉鮑國老期不倦賓媚人
悖繆死亡皆有餘責蘧伯玉不與聞衛君之出入所
謂邦無道卷而懷之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五

成公二

晉趙文子 武

趙文子晉卿也名武字孟父朔是爲趙莊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是年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

通志堂

鄧本立

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十八年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弊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遂約諸侯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文子以叔向之言乃先楚人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

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子木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
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
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
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
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
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
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

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祿將焉往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怒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
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
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後亡不亦可乎三十
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
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
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有四十五甲
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
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

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十月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晉趙武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

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
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雖有饑饉
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
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
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
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
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
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
曰趙孟不復年矣十二月庚戌卒先是趙孟語多媮
叔孫穆子劉子秦鍼皆知其將亡而醫和亦以為然

孔子謂子貢曰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
恭於兄弟從善而不違道趙文子之行也

曹子臧

子臧曹公子欣時也麻隧之戰曹宣公卒于師負芻
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
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晉侯討曹執曹
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
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楚子囊

通志堂

子囊楚莊王子公子貞也襄八年子囊伐鄭討其侵
蔡也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
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
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
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
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
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
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
之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宅窆之事所以縌先

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
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
之共大夫從之明年秋楚伐吳吳師敗冬子囊還自
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
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晉士匄（范宣子）

士匄士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襄八年宣子來聘公
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
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
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十年王
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
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
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
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
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胜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
旌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
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

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惟大國
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
晉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
曰伯游長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
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
願上趙武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
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刑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
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

不讓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爲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盍訪之訾祐訾祐吾子之家老也宣子問之對曰吾子嗣范文子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教是無四方之患而內外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和於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二十三年盡殺欒氏之族黨

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卒子鞅嗣

魯公孫嬰齊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也父叔肸宣公篡立叔肸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十六年聲伯如晉請晉之釋季文子也卻犨欲與之邑弗受歸鮑國

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棟莫如德夫苦成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十七年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懼不敢占也十一月言之之莫而卒

晉郤犨 苦成叔

郤犨晉大夫也郤克之從父兄是曰苦成叔十四年晉侯使犨送孫林父于衛衛侯享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爲胥童所殺郤錡郤克之子所謂駒伯也前十三年晉侯使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厲公作難與犨至同見殺

贊曰余考晉國之名卿若趙成子郤成子范武子韓獻子知武子范文子趙文子魏獻子可謂名卿終始者矣餘悉不得爲全人也美哉文子之烈也寬仁而有禮樂善而下士雖應變經遠非其所長而至誠服義不吝改過有芘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子有焉子臧之辭國非好名也

蓋守志者也故君出非吾過君入非吾功歸潔其身而已矣子囊生不誤國死不怨君忠矣范宣子藉祖父之資操彊晉之柄加之揖遜從事六卿輯睦有足道矣然不能察嬖妾二子之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法峻而幣重諸侯解體范氏之德始衰焉

春秋臣傳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成公三

晉魏莊子 絳

魏莊子名絳晉卿也魏犨之子絳勇而不亂悼公以爲軍司馬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

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

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

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三其國恤而思其
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
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
以時晉楚交伐鄭戲之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絳請

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
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襄十年戍鄭虎牢十一年赦鄭囚皆
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
師蠲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
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
戎狄國之福也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
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
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禄攸同夫樂以

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子舒嗣有傳

晉祁大夫 奚

祁大夫名奚晉祁邑大夫也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中軍尉襄三年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奚為公族大夫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

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子午嗣祁奚辭於軍尉公問代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從之没平公軍無秕政

魯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僑如之弟叔孫豹也亦曰穆叔穆姜淫于僑如將亂豹奔齊僑如事敗亦奔齊乃召豹于齊而立之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三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

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

曰三夏大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十四年豹會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向退而具舟遂濟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三十一年至自會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夏公作楚宮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穆叔曰泰誓云民之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昭元年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是會也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會楚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

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趙文子謂叔孫
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對曰
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
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
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
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
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
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
訓何敗國之有乃請諸楚而免之叔孫歸曾天御季
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皐曰旦及日中
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

之皐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
囂乎皐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
可去乎乃出見之穆叔善觀人孫文子並登慶封之
汜祭伯有之不敬悉前知其亡爲豎牛所惑不食而
卒四年十二月乙卯亡季札來聘見穆子說之曰子
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
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卒如其言初襄
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
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
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昭四年叔
孫卒季孫謀去中軍明年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於

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晉張老

張老名趯字孟晉大夫也悼公即位知張老之不詐也使爲侯奄始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知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外内必平乃使爲司馬絳佐新軍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髹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髹之加密石焉諸侯髹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

文子歸令之勿髹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髹者不仁者之爲也

魯臧孫紇武仲

臧孫紇字武仲宣叔之子也襄十八年諸侯圍齊十九年伐齊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

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紇紇爲立悼子而以公彌爲馬正孟孫自是惡臧孫而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臧孫聞之戒季孫怒命攻臧氏紇出奔邾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講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齊莊公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終于齊顏回問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知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其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

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知之難也夫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宋向戌

向戌宋合左師也十五年華元使為左師襄九年宋災戌有助焉晉荀偃士匄滅偪陽以封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二十六年宋公殺其太子痤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與寺人伊戾誣諸宋公而殺之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戌善於晉趙

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如楚如齊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二十七年七月辛巳盟于宋西門之外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公遂行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晉荀偃中行獻子

荀偃字伯游是爲中行獻子父庚襄十六年會于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十八年諸侯伐齊晉侯將濟河獻
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
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
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
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十月丙寅晦齊師夜
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邴伯告中
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有烏齊師其遁十九年春晉侯伐齊先歸公饗晉六
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
皆受一命之服賄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偃歸濟河病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

之曰事吳敢不如事王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
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王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
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贊曰魏莊子有綏御之才有諫諍之忠內修政事以
懷諸侯外和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
爭雖蒙金石之賞猶不忘戒君子哉韓厥之忠趙武
之仁魏絳之忠其後俱有國有由者矣祁奚舉善無
私心釋人無私德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穆子質直而好義博聞而強識季文孟獻所不逮也
然蔽於所習卒以饑死蓋明於見人而暗於自見哲
人之患也季札嘗戒其不擇人卒以此取禍哀哉孔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仲之謂乎魯人以爲聖而無容其身者內恕不及也然知齊莊公之亂而託言以拒其祿此所以爲知也無義偃兵造兵之始也向成無安人之實而欲取名以干賞楚王方死諸侯未背而已先之烏在其欲弭兵也子罕削而投之當矣且助伊戾之譖而殺太子耶也得共姬之賂而稱夫人貪也貪耶自亂也自亂而欲巳人之亂妄人也（共姬宋共公之妾使賂戌錦與馬先之以玉戌遂稱之曰君夫人再拜稽首而受之）